李溫陵集

李溫陵集卷之十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雜述

南詢錄引

豁渠上人姓鄧蜀之內江人也蜀人多爲我言上人初爲諸生即以諸生鳴其自抱負也已甚平生未嘗輕以寔學推許前輩故亦未嘗以其身從諸生後强談學以爲名高雖蜀有大洲先生者文章氣節偉焉可覩上人亦未以實學許之以故師事趙老者在朝

盈朝居鄉滿鄉上人竟不肯往焉此其負也其倔强也如此此尤其可笑者趙老以學士而爲諸生談聖學于東壁上人以諸生而爲諸生講舉業于西序彼此一間耳朝夕聲相聞初不待傾耳而後聽也雖趙老與其徒亦咸謂鄧豁巳矣無所復望之矣然鄧豁卒以師事趙老而真學焉吾以是觀之上人雖欲不聞道不可得巳雖欲不出家不遠遊不棄功名文章以求善友抑又安可得與吾謂上人之終必得道也無惑也今南詢錄具在學者試取而讀之觀其間關萬

里辛苦跋涉以求必得介如石硬如鐵三十年于玆矣雖孔子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何以加焉予甚愧焉以彼其志萬分一我無有也故復錄而序之以自儆且以儆諸共學者中間所謂茅舍獨坐雞犬明心雖曰水到渠成而其端實自趙老發之予固哀其志而决其有成又以見趙老之眞能得士也

龍谿小刻

先生語錄甚多此直十之一耳然先生之學具是矣學至先生而後大明也我　國家以大明稱豈不信

乎先生少師陽明早即聞道享年九十歲所傳者廣矣夫孔子開創之至人也然顏氏沒而未聞好學孔子固一言以斷之矣一慟幾絶有以也夫陽明中興之至人也當其時得道者如林吾不能悉數之獨淮南一派其傳爲波石山農數公者波石之後爲趙大洲大洲之後爲鄧太湖山農之後爲羅近溪爲何心隱心隱之後爲錢懷蘇爲程後臺皆灼灼光顯不媿父祖之傳也惟先生粹然一接顏氏之絶無有痕跡可覩雖所造深遠然予亦因是而知人之不可以無

年矣所有祭文幷録于後以俟知先生者共覽觀之

儒林考引

莊生謂夫子爲魯國之儒故後之願學孔子者咸謂之儒儒之名久矣宋子願學孔子者也乎實禪學何足以知之抑予曾有言曰凡論學必有寔驗然後使人樂趨而不厭今夫舉業者前有出身之路故期而至之必至出身乃已一出身而舉業之能事畢矣今夫佛以出世爲宗者也故曰世出世間世出世間者諸佛出身之謂也故一出世而諸佛之能事畢矣若

夫聖人何爲者哉無其實而徒虛有其名彼其務爲道德不計功利則已令人厭矣無益於得是故其不爲也宋子作色而言有是哉夫聖人首言學便曰說曰樂曰不慍矣子但知佛氏以常樂我淨爲極樂世界乎不知聖人樂在其中故生則惡可已也此非其明效大驗與豈其無益于得而聖人爲之哉是癡人也予矍然起曰唯唯吾過矣吾過矣吾之失言亦已甚矣夫予與宋子相聚久矣宋子凡有言皆經典大義予獨縱言激論疊疊百千餘言而不厭若取而筆

之當磬南山之竹括東海之墨矣惜乎其不傳也然以今觀之要旨發明禪事不足復道宋子念予之溺于禪也深故特爲儒林考以示予實欲挽予以返之于儒故令予復出數語於其首然則宋子之眷眷于予也眞矣故敬書數語以爲儒林考引亦以見宋子之于予雖所學不同而實未始不同也既無不同則所學亦豈有不同哉然則宋子之所得者儒林考也予之所得者禪子也殊途同歸其致一與然則學者亦惟慎其所以致之者哉致之者至之也

忠義水滸傳序

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蓋自宋室不競冠屨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一時君相猶然處堂燕雀納幣稱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洩

其憤敢問洩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强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夫忠義何以歸于水滸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滸之衆何以一一皆忠義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若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者縛于人其肯束手就縛而不辭乎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則謂水滸之衆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

可也然未有忠義如宋公明者也今觀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過同死同生其忠義之心猶之乎宋公明也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于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眞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爲一百单八人之主最後南征方臘一百单八人者陣亡已過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就計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爲見幾明哲不過小丈夫自完之計決非

忠于君義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謂宋公明也是以謂之忠義也傳其可無作歟傳其可不讀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于君側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苟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爲干城心腹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干城腹心烏乎在在水滸此傳之所爲發憤矣若夫好事者資其談柄用兵者藉其

謀畫要以各見所長烏睹所謂忠義者哉

子由解老序

食之于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兩人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弃也道之于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于彼而顧可弃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真飢者無擇也盖嘗北學而食于主人之家矣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飢凍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撤案

而後問曰豈稻粱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與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于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飢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不作稻粱想不作黍稷想矣予聞之慨然而歎使予之于道若今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專治老子而時獲子由老子解讀之解老子者衆矣而子由稱最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奧宋儒自明道以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為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

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以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惟眞飢而後能得之也

老子解序

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爲非惜也以非之才而卒見殺于秦安在其爲善解老也夫彼以柔弱而此以堅强此勇于敢而彼勇于不敢固已方圓氷炭若矣而謂道德申韓宗祖可歟蘇子瞻求而不得乃强爲之

說曰老子之學重于無爲而輕于治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嗚呼審若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老子之學果如是乎夫老子者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者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皆非所以治之也而況一切刑名法術歟故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以仁雖無爲而不免有爲義則爲之而有以爲又甚矣是故其爲道也以虛

爲常以因爲綱以善下不爭爲百谷之王以好戰爲樂殺人以用兵爲不得已以勝爲不美以退爲進以敗爲功以福爲禍以得爲失以無知爲知無欲爲欲無名爲名孰謂無爲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無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曷爲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黃老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順事恕施而後四達不禦其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而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推無民不安而亦無賢可

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簡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者欲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于無欲而忍于好殺不忍以巳而忍以人不忍于忍而忍于不忍學者不察遂疑其原而曰道德之禍其後爲申韓也如此夫道德之後爲申韓固矣獨不曰仁義之後其禍爲篡弒乎古今學術亦多矣一再傳而遂失之其害不可勝言者豈少哉獨老子乎由此觀之則謂申韓原道德之意亦奚不可乎性剛使氣患在堅强而不能自克也喜讀韓非之書又不敢再

以道德之流生禍也而非以道德故故深有味于道德而為之解并序其所以語道德者以自省焉

初潭集序

臨川王撰世說自漢末以及魏晉二百年間物耳上下古今固未備也焦氏類林起自羲軒迄于勝國備矣而復遺世說不載豈以世說為不刊之書邪其見卓矣其見卓固類林仍復為不刊之書焉今觀二書雖千載不同時而碎金宛然丰神若一學者取而讀之于焉悅目于焉賞心員前後自相映發令人應接

不暇也譬則傳神寫照于阿堵之中目睛一點則其人懔懔自有生氣益三毛更覺有神且與其不可傳者而傳之矣雖曰以無爲有亦奚不可若夫四體妍媸本無關于妙處千載而後倘有神師我知其不屑也而況顧虎頭哉然則世間非無畫師也亦曰徒能具四體妍媸云耳神者不傳爲日巳久二書之不刋其道固在于是李和尚曰是書也合之則連璧分之則雙珠世說類林自爾竝行於世無疑矣若劉孝標之注世說是一世說也有世說而不得注世說者是

尚爲耿一目未可也然則劉氏注世說亦世說也類林者廣世說亦世說也皆所謂世說也而類林備矣夫既謂之廣世說矣設若以世說合于類林以少從多以多現少合而爲連璧又奚不可呼此又老人開卷之一便者非自附于昔賢而曰吾老矣猶能述而不作也類林成于萬曆戊子之春子以是秋槃室龍潭之上至潭而讀之讀而喜喜而復合賞心悅目於是焉在令二書如故不益一毛故不敢復名其書而但曰李氏初潭言初至潭首讀此也嗚呼何代無人

特憾無識人者何世希音特憾無賞音者今不念傳神者之難遇而徒羡人物之盛於魏晉亦惑矣謝安石有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以來所無今夫千古人物猶魏晉也而顧長康邈矣乎是以歎之然則李氏初潭雖志喜也亦志歎也

又序

初潭者何言初落髮龍潭時即纂此故曰初潭也夫卓吾子之落髮也有故故雖落髮爲僧而實儒也是以首纂儒書焉首纂儒書而復以德行冠其首然則

善讀儒書而善言德行者實莫過于卓吾子也序曰有德行而後有言語非德行則言語不成矣有德行而後有政事文學非德行則政事文學亦不成矣是德行者虛位也言語政事文學者實施也施內則有夫婦有父子有昆弟施外則有朋友有君臣孰能闕一而可乎今且以夫婦言之舉夫婦一端又且以許允阮新婦一人言之觀其欲責許允之好色而先詰以士有百行之一言頓使允夫反情易嚮來相敬重則言語可少哉又知明主不可情求而宜奪之以理

知無預諸兒事而但教以如常方允之被收也婦猶在織而機不下史贊其與允書極爲悽愴則政事文學又何如也一婦人之身未嘗不備此三者何況人士故孔門別四科而首德行言其該括于此也故言德行則三者在其中非三者則德行將何所見乎言夫婦則五常可知豈有舍五常而別有言語政事文學乎此非臆論也孔氏之說也至爲易知至爲簡能者也予既自幼習孔氏之學矣是故亦以其學纂書焉書誠可矣何以可曰可也簡

道古錄引

晉川昔轄楚藩始會予與余善至是讀禮山中予往弔焉晉川喜予至故留予謂予無家屬童僕何所不可以栖托晉川沁水人而家于沁之坪上村坪上去沁百里村居不足數十家頗岑寂予喜其岑寂也亦遂留天寒夜永語話遂長或時予問而晉川答或時晉川問而予應使平子若在不知幾番絕倒矣惜哉無人記錄也故予亦每日自嘆息焉晉川之子用相用健者二人有時在坐與聞之而心喜然亦不過十

之一二矣退而咸錄其所聞之最親切者其不甚親切者又不錄則又不過百之一二矣然時日既多積久亦成帙乎取而覆視之不覺俯几歎曰是錄也乃吾二人明燈道古之實錄也宜題其由曰明燈道古錄遠之不足以繼周邵近之不足以繼陳王然此四先生者精爽可畏亦必喜而讀之曰是明燈道古之錄也是猶在門庭之内也眞不謬爲吾家的統子孫也然則晉川之留乎也果不虛坪上于今不岑寂矣宜梓而傳之俾天下後世知吾二人并其二子不虛

度時光也與哉晉川姓劉名東星字四方之人也無
名姓但聞有呼之爲李卓吾者即自以爲李卓吾至
坪上又聞有呼之爲七十一歲李老子者即自以爲
李老子云

附劉晉川書道古録首

予西鄙之人也拘守章句不知性命爲何物入楚
期年而暑患作思親之念轉亟欲息此念則不能
欲從此念亦不能真令人徬徨無皈依處聞有李
卓吾先生者棄官與家隱于龍湖龍湖在麻城東

去會城稍遠乎雖欲與之會而不得又聞有譏之者乎亦且信且疑之然私心終以去官爲難去家尤難必自有道存焉欲會之心未始置也會公安袁生今吳令者與之偕遊黃鵠磯而栖托于二十里外之洪山寺乎就而往見焉然後知其果有道者雖棄髮盖有爲也嗟夫此身若棄又何有於家何有於官乎乃區區以形跡議之以皮毛相之者失之遠矣嗣後或迎養別院或偃息臥朝夕談吐始恨相識之晚云兒相時亦在側聞其言若有

默契者一時吾鄉趙新盤王正吾叅政楚藩皆獲見其面李克菴時撫三楚亦獲讀其書二公者遂皆信之以爲真人矣别後宦遊燕趙雖聞問不絶而欲從末由比者讀禮山中艸土餘息懼有顛墜特遣兒相就龍湖問業先生欣然不遠千餘里與兒偕來從此山中歷秋至春夜夜相對猶子用健復夜夜入室質問學庸大義蓋先生不喜紛雜唯終日閉戶讀書每見其不釋手鈔寫雖新學小生不能當其勤苦也彼訪先生者或未見先生耳倘

一見先生即暴强亦投戈拜矣又何忍謗又何能謗之耶相與倢等既獲錄其所聞之百一二乎遂亟令梓行雖先生之意亦乎意也亦相與倢等之同意也

孫子叅同序

蒙谿張鏊先生序武經七書其畧曰文事武備士君子分内事也姫鼎奠而尚父之勲可紀群雄角而孫吳之畧稱强天不生仲尼則斯文之統以墜天不生尚父則戡亂之武曷張七書六經固仁義一原之理

陰陽貞勝之符也今之士大夫何獨不然乎高爵以崇之厚祿以養之其受之君者重矣一旦邊夷猖獗小醜跳梁則栗肱戰股撫髀撚鬚顧後瞻前張皇錯謬又從而自諉曰儒專習文將專用武原是兩途縱儒有知兵者然亦射不穿札騎不絕塵不思子房無三尺之軀淮陰無縛鷄之力綸巾羽扇指顧而挫鋒芒隻馬單騎談笑而退戎虜所貴乎士者一究心之耳若能以臥側爲邊防以走使爲卒伍則折衝尊俎決勝几席不難矣正正之旗堂堂之陣豈專在孫吳

與太公也耶李卓吾曰此言固知武事之爲重矣然猶不免與文士爲兩也猶以治世尚文而亂世用武分治亂時世爲二也猶以太公似未可繼斯文之統而孔子似未可謀軍旅之事也夫軍旅之事雖孔子且未嘗學而可責之鯫生小子乎且世儒之不如郭令公諸葛武侯者固衆也而獨我也乎我能通經學道四六成文即可稱名士不愧名儒矣彼吳起淮陰諸人有才無行又況皆非吾之所屑者則蒙谿此言未免使人以不信也然其言曰仁義一原陰陽貞勝

則確論矣夫天下未有有仁而無義亦豈有有陽而無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謂文專指陽而武專指陰則不但不成武而亦不成文矣故亏嘗譬之人身然夫人身有手有足盖皆所以奉衛此身者也故凡目之所欲視耳之所欲聽舌之所欲嘗身之所欲安非手足則無從而致也故一身而非手足則欲飲誰與持欲食誰與供欲衣誰與穿欲遠行誰與到我欲尊吾身誰與跪拜而致恭我欲愛吾身誰與奔走而趨事是文用也固此手與足也一旦有外侮或欲我跌

也度不能敵則足自能走度能敵則足自能與之交或欲我搏也度不能敵則自能舉手以相蔽度能敵則自能反手而推擊之是武用也亦此手與足也非他物也故平居無事則手持而足行有所緩急則手抵而足踢執匕箸者此手而執棍棒者亦此手也執茶挑者此手而執刀劍者亦此手也伸之則爲掌可以恭敬而奉將揑之則成拳可以敵愾而禦侮雖手足亦不自知其孰爲文用而孰爲武用者盖衛生之物天寔畀之豈直于人爲然雖禽獸亦若此焉耳矣

齒牙爪角咸有其物各適于用未嘗少缺也唯是痿痺不仁之者則文武皆廢不可齒于人數明矣此皆待人而後得以苟延其生者文用且無況武用耶然則儒者自謂能文而不能武有是理耶既不能武又豈復有能文之理耶則亦不過取給于聞見借功于昔賢而已是自痿痺而自不知也是待人而後能起居飲食而猶强以爲不屑也吾不信之矣吾獨恨其不以七書與六經合而爲一以教天下萬世也故因讀孫武子而以魏武之注爲精當又參考六書以盡

其變而復論著于各篇之後焉感歎深矣

附梅衡湘序

兵猶禪也極其用海墨書而不盡究其精即一言不可得古今兵法亡慮數十百家世所尊為經者七而首孫子孫子之言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又曰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合而言之思過半矣予友禿翁先生深于禪者也于兵法獨取孫子于注孫子者獨取魏武帝而以餘六經附于各篇之後注所未盡悉以其意明之可

謂集兵家之大成得孫子之神解予在雲中始得讀之雲中于兵猶齊魯之于文學其天性也故爲廣其傳使人知古今兵法盡于七經而七經盡于孫子若善讀之則十三篇皆糟粕也況其他乎予家居與禿翁未數見見亦未與深談且不知有禪云論兵及予在行間無與語者思可共事無如禿翁時禿翁寓楚楚諸大夫正憂賊禿翁曰毋憂梅生往矣是必能辦賊者夫予兩人者未相與譚而心相信此其故即使予兩人者言之亦未可得也

禿翁者李贄號卓吾子

墨子批選序

古之聖人言必可用用必其言雖所言不同然未嘗有一言而不可用雖所用不同然未嘗有欲用而不如其言者則吳起申韓其最著也吳子一書吳起之言也當時用之魏則魏強用之楚而楚伯矣韓非之擬申商曰申子專任術而商君純用法韓子之擬二子亦二子之自擬也今觀商君相秦才十年耳卒至富强而令秦成帝業雖能殺其身而終不能不用其

法申子輔弱小之韓以當暴秦之衝終其身國治兵强秦至不敢加兵者一十五年則三子之言之用何如也而況不爲三子者乎而況不爲刑名法術之家者乎自今觀之太上者學無學爲無爲事無事者也故其道不道其德不德人不我用我固不用人或用我我亦不用此其人其言其用也如此乎烏能知之哉乎又烏能言之而又何敢言之與姑置是管夷吾者無學爲學無爲爲爲無用爲用者也故道則因道德則因德用我我未嘗用不用我我未嘗不用此其

道微眇而難知其爲術明白而難測其爲法也韓圖而不可窺以涯涘乎又烏能知之乎又烏能言之而又何敢言之與夫上而無爲如仲父下至有爲如申吳其中言而必可用用而必當言者何多也盖雖至于蘇張范蔡之徒其人雖反覆變詐而難信其言利害則曉然分晰而可審但非無用之言即爲有德之言即爲聖人之言不可以蘇張目之明矣而况申商吳起數子乎而况不爲申商吳起者乎墨子是巳乎讀墨子謬爲批選而意其言之可用者如此雖然乎

又何敢言之言之則其罪大矣

因果録序

釋氏因果之說即儒者感應之說予在白下時聞嘉禾有慕空居士者道是太上感應篇最膚淺故與一二同志遂梓而序之以見其最不膚淺也近者延年遠者昌厥後次則生天高則徑生淨土豈膚淺也哉昔以此序序感應篇故今復以此序序因果録夫感應因果名殊理一是故不妨重出也其序曰天下之理感應而已感則必應應復爲感儒者蓋極言之且

夫上帝何常之有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故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天人感應之理示人顯矣彼談性命者以福祿壽爲幻夢縱欲樂者以殺盜婬爲天性不能脩慝辨惑而謂報應非聖人之經不能愛物仁民而謂去殺乃惑世之誣噫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雖祭祀燕饗禮不可廢亦必遠庖廚焉聖賢豈導人于殺乎愛物如此仁民可知此大德者所以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其名與壽也如感應之理爲誣聖人何用諄諄焉明五福以勸之

而爲是斷然必得之語哉是篇言簡旨嚴易讀易曉是以彼小人行險僥倖之心以陰助刑賞之不及凡我有官君子道學先生但知與善之公勿執異同之見則言出人信靡感不通豈直愚民之福某也受賜多矣

淨土決前引

維摩大士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者土之淨也念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者心之淨也念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便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者

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也然則念佛者念此淨土也叅禪者叅此淨土也果何以別乎故念佛者必定往生淨土矣叅禪者亦豈能舍此淨土而別有所往耶若別有所往是二土也非淨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不容如是也叅禪者固不待往生矣念佛者亦豈待有所往而後生耶若必待有所往而後生則是此以念佛而往彼彼以念我而來此一來一往亦是二土也非淨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亦不容如是也故知阿彌陀佛淨土即自心淨土念佛叅禪即所以自淨其

心奉勸諸學者無高視禪客而輕目淨土也故集諸上聖勸人脩淨土之語而合之以淨土決

三教品序

三教聖人頂天立地不容異同明矣故曰天下無二道聖賢無兩心我　高皇帝統一寰宇大造區夏其敬孔子敬老子敬釋迦佛有若一人然其　御製文集凡論三教聖人往往以此兩言斷之以見其不異也夫既謂之道謂之心矣則安有異哉則雖愚夫愚婦以及昆蟲艸木不能出于此道此心之外也而況

三教聖人哉蓋非不欲二雖欲二之而不得也非不欲兩雖欲兩之而不能也今天下車書大同倫行齊軌有不遵者加以常刑一以　高皇帝爲師以　高皇帝之謨訓爲律乃觀場矮子敢侮聖言不遵彝謨訓不自非毀老佛輕詆仙釋唯勦襲胡元穢說雷同宋末膚見是生今反古居下倍上大戮之民也故因敬讀　高皇帝　文皇帝御製文集錄之以爲三教品嗚呼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是書明白切至如此生今之世爲今之臣而敢以塵土視之束而不復觀置

而不復讀吾恐國憲可畏不宜自甘于刑戮也與哉

高同知奬勸序 高係土官父祖作逆

予嘗語高子曰我 國家統一寰宇澤流區内威制六合不務廣地而地自廣盖秦皇所不能臣漢武所不能服者悉入版圖矣若干羽之格東漸西被朔南暨及以今視之奚啻千百邪然此人能言之矣吾且言其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者與子揚厲之可乎夫滇南迤西流土並建文教敷洽二百餘年矣盖上採前王封建之盛制下不失後王郡縣之良規者也夫前

有封建其德厚矣而制未周後有郡縣其制美矣而
德未厚惟是我 朝上下古今俯仰六王囊括并包
倫制兼盡功德盛隆誠自生民以來之聖之所未有
也故予謂若我 聖朝卜世卜年豈特丕若有夏勿
替有殷且兼成周有道之長衍漢唐宋無疆之曆萬
億斯年未有艾矣此豈直爲小臣祝願之私哉其根
本盛者其枝葉無窮理固然耳爾高氏之先吾不知
其詳矣自爲內臣以來我 高皇帝憐其來歸而不
忍遐之也則使之仍有土之業因其助順而不忍絕

之也則使之與于世及之典又念其先世曾有功德于民而吾兵初不血刃也則授以大夫之秩以延其子孫而隆其眷夫當混一廓清之日摧枯拉朽之際謀臣猛將屯集如雲設使守漢唐之故事或因其來歸也而待以不死可若何或因其效順也而遂遷之內地使不得食其故土之毛可若何雖其先或有功德而沒世勿論也其又若之何故吾以謂我 祖宗之恩德至厚也且今之來此而爲郡守州正縣令者豈易也哉彼其讀書曾破萬卷胸中兵甲亦且數十

萬積累勤矣苟萬分一中選亦必遲回郎署十餘年跋涉山川萬餘里視子之爵不甚加而親戚墳墓則遠矣然猶日惶惶焉以不得稱厥職是懼一有愆尤即論斥隨之與編戶等矣其來遠其去速其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也如此回視吾子安步而行乘馬而馳足不下堂階而終身逸樂累世富貴不絕未嘗稍顧厥廷而子孫秩爵與流官埒是可不知其故乎且夫汗馬之功臣其殊勛懋伐載在盟府尚矣乃其後嗣不類或以驕奢毀敗雖有八議不少假借外之衛

所其先世非與于拔城陷陣之勛則未易以千戶賞況萬戶乎今其存者無幾矣幸而存非射命中力搏虎則不得以破格調其平日非敬禮君子愛恤軍人則不可以久安亦既岌岌矣惟土官不然若有細誤輒與盖覆若有微勞輒恐後時郡守言之監司監司言之臺院而賞格下矣夫同一臣子同一世官也乃令以郡守則不得比以衛所主官則不得比以功臣之子孫則又不得比其故何哉盖功臣之子孫恐其恃功而驕也則難制矣故其法不得不詳非故薄之

也若郡守則節制此者也非非大賢不可衛所世官則
擁衛此者也非强有力知禮義亦不可故宜其責之
備耳夫有擁衛以防其蔓有節制以杜其始則無事
矣故吾子得以安意肆志焉以世受有爵之榮是其
可不知恩乎知恩則思報思報則能謹守禮而重犯
法將與我　國家相爲終始無有窮時其何幸如之
予既與高子時時作是語已今年春巡按劉公直指
鐵驄大敝群吏乃高子亦與奬賞然則高子豈不亦
賢哉高子年幼質美深沉有智循循雅飭有儒生之

風焉其務世其家以求克盖前人者尤可嘉也于戲予既直書吳語懸之高門以為高氏光寵矣因同官之請又仍次前語以賀之其尚知恩報恩以無棄予言無負于我　國家可也

送鄭大姚序

昔者曹參以三尺劍佐漢祖平天下及為齊相九年而齊國安集嚴助謂汲長孺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出為東海而東海大治今觀其所以治齊治東海者寬大不然史稱汲黯戇性倨少禮初授為滎陽令不

受恥之後爲東海病卧閨閤内歳餘不出參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吏舍日飲歌呼參聞之亦取酒張坐飲歌呼與相應和此豈有軌轍蹊徑哉要何與于治而能令郡國以理也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莊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以孚所聞則二子者將不免以其不正之身肆于民上不莊不正得罪名教甚矣而卒爲漢名相古之社稷臣者何也豈其所以致理者或自有在彼一切靚美之具有不屑歟抑苟可以成治于此有不計與將民寔自治無容别有治之之方

歟是故恬焉以嬉遨焉以遊而民自理也夫黃帝遠矣雖老子之學亦槩乎其未之聞也豈二子者或別有黃老之術未可以其畔于吾之教而非詆之與吾聞至道無爲至治無聲至教無言雖賜也亦自謂不可得聞矣豈其于此實未有聞而遂不知求之繩墨之外也乎甚疑焉而未敢以告人屬鄭君爲大姚令乃以乎平昔之所疑者質之夫大姚滇下邑也僻小而陋吾知君久矣其不受也觀君魁然其容充然其氣洞然不設城府其與上大夫言如對群吏處大庭

如在燕私偃倨似汲黯酣暢似曹參此豈儒者耳目
所嘗睹記哉君獨神色自若飲噉不輟醉後耳熱或
歌詩作大字以自娛陶陶然若不以邑事為意而邑
中亦自無事嗟夫君豈亦學黃老而有得者邪抑天
資冥契與道合眞不自知其至于斯也不然將懼儒
者竊笑而共指之矣而寧能遽爾也邪吾與君相聚
二載餘矣亦知君之為人矣今其歸也其有不得者
乎夫淵明辭彭澤而賦歸去採菊東籬有深意矣刺
史王弘一旦二十千擲付酒家可遂謂世無若人焉

一知陶令之賢乎阮嗣宗曠達不仕聞步兵廚有酒求為校尉君既耻為令矣縱有步兵之達莫可告語況望有知而大用君者亦惟有歸去而已行李蕭條昔僕無歡直云窮矣能無慟乎如君作達皆可勿恤也君第行吾為君屈指而數之計過家之期正菊花之候飲而無資當必有白衣送酒如賢刺史王公者能令君一醉爾也

李中丞奏議序 代作

傳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夫時務亦易識耳何以獨

許俊傑爲也且夫俊傑之生世不常有而事之當務則一時不無若必待俊傑而後識則世之所謂時務皆非時務者歟抑俊傑之所識者必俊傑而後識非俊傑則終不能識歟吾是以知時務之大也奏議者議一時之務而奏之朝廷行之邦國斷斷乎不容以時刻緩焉者也奏議多矣而唐獨稱陸宣公者則以此公之學有本其于人情物理靡不周知其言詞温厚和平深得告君之體使人讀其言便自心開目明惟恐其言之易盡也則眞所謂奏議矣然亦不過急

宗皇帝時一時之務耳蓋德宗時既多艱又好以猜忌爲聰明故公宛曲及之長短疾徐務中其肯綮以逹乎膏肓直欲窮之于其受病之處蠹弊之源令人主讀之不覺不知入其中而不怒則奏議之最也若非德宗之時則又烏用此哉漢有晁賈晁錯有論賈誼有策今觀誼之策如改正朔易服色早輔教等皆依倣周官而言之此但可與俗儒道安可向孝文神聖之主談也然三表五餌之策推恩分王之策以梁爲齊趙吳楚之邊割淮南諸國以益梁而分王其子

梁地二千餘里卒之滅七國者梁王力也孰謂洛陽

年少通達國體識時知務如此哉至今讀其書猶想

見其爲人欲不謂之千古之俊傑不可得矣若錯之

論兵事與夫募民徙邊屯田塞下削平七國等皆一

時急務千載石畫未可以成敗論人妄生褒貶也蓋

時者如鷙鳥之趨時務者如易子之交務稍緩其時

不知其務則殆孰謂時務可易言哉其勢非天下之

俊傑固不能以識此矣宋人議論太多雖謂之無奏

議可也然獨文忠公實推陸忠宣奏議矣今觀其上

皇帝諸書與其他奏議眞忠肝義膽讀之自然慟哭流涕又不待以痛哭流涕自言也然亦在坡公時當務之急耳過此而徽欽則無用矣亦猶鼂賈之言只可對文景武三帝道耳過此則時非其時又易其務不中用也予讀先賢奏議其所以尚論之者如此今得中丞李大公奏議讀之雖未知其于鼂賈何如然陸敬與蘇子瞻不能過也故因書昔日之言以請教于公公其信不妄否如不妄則願載之未簡

自刻說書序

予雖自是而惡自表暴又不肯借人以爲重既惡表暴則宜惡刻書而卒自犯者何則以此書有關于聖學有關于治平之大道不欲以惡表暴而遂已也既自刻矣自表暴矣而終不借重于人則不信不從明矣不信猶可倘有罪我者其將若之何此又予自是之病終不可得而破也寧使天下後世以我爲惡極罪大而終不肯借人之力以徼人之信我從我雖然倘有大賢君子欲講修齊治平之學者則予之說書其可以一日不呈于目乎是爲自刻說書序

海虞後學顧大部仲恭校

先行錄序 代作

言一也有先行之言有可行之言又有當行之言吾嘗以此三言者定君子之是非而益以見立言者之難矣何謂先行之言則夫子之告子貢是已既已先行其言矣安有言過其行之失乎何謂可行之言則易也中庸也皆是也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是遠言皆可行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是邇言皆可行也以

言乎天地之間則備是天地之間之言皆可行也中庸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夫夫婦能行則愚不肖者自謂不及賢知者自謂過之皆不可得矣其斯以爲可行之言乎既曰可行之言則言之千百世之上不爲先行之千百世之下不爲後則以言行合一先後並時雖聖人亦不能置先後于其間故也若夫當行之言則雖今日言之而明日有不當行之者而況千百世之上下哉不獨此也舉一人而言在仲由則爲當行而在冉求則爲不當行矣蓋時異勢殊則

言者變矣故行隨事遷則言焉人殊安得據往行以為典要守前言以效尾生耶是又當行之言不可以執一也夫當行而後言非通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後言非深于學者不能若中丞李公眞所謂通于道深于學者也故能潔已裕人公恕並用其言之而當行而可行者乎乃今又幸而獲讀所為從政集者則又見其在朝在邑處鄉處家已往之蹟皆如是也所謂先行其言者也其是以知公之學實學也其政實政也謂之曰先行錄不亦宜乎然既先行其言矣又何

不當行之有又何不可行之有

時文後序 代作

時文者今時取士之文也非古也然以今視古古固非今由後觀今今復爲古故曰文章與時高下高下者權衡之謂也權衡定乎一時精光流于後世曷可苟也夫千古同倫則千古同文所不同者一時之制耳故五言興則四言爲古唐律興則五言又爲古今之近體既以唐爲古則知萬世而下當復以我爲唐無疑也而況取士之文乎彼謂時文可以取士不可

以行遠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時矣夫文不可以行遠而可以取士未之有也國家名臣輩出道德功業文章氣節于今爛然非時文之選與故蘇圍三日之言即為其人終身定論苟行之不遠必言之無文不可選也然則大中丞李公所選時文要以期于行遠耳矣吾願諸士留意觀之

張橫渠易説序 代作

橫渠先生與學者論易久矣後見二程論易乃謂其弟子曰二程深明易道吾不如勇徹皐比變易而從

之其舅也如此吾謂先生即此是易矣晉人論易每括之以三言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易簡一易也又曰不易乎世是不易一易也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是變易又一易也至簡故易不易故深變易故神雖曰三言其實一理深則無有不神神則無有不易矣先生變易之速易如反掌何其神乎故吾謂先生即此是易矣作易說序

龍溪先生文錄抄序

龍溪王先生集共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之書卷

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夫學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唯恐易盡何也蓋先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滄洲瀛海根于心發于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贅之與故予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蓋逆料其決不能條達明顯一過于斯也而刻板貯于紹興官署印行者少人亦罕讀又先生少壯至老一味和柔大同無我無新奇

可喜之行故俗士亦多不悅先生之爲人而又肯讀先生之書乎學無眞志皮相相矜卒以自誤雖先生萬語千言亦且柰之何哉今春予偕焦弱侯放舟南邁過滄洲見何泰寧泰寧視龍溪爲鄉先生其平日厭飫先生之教爲深熟讀先生之書已久矣意欲復梓行之以嘉惠山東河北數十郡人士即索先生全集于弱侯所弱侯載兩船書一時何處覓索泰寧乃約是秋專人來取而命予圈點其尤精且要者曰吾先刻其精者以誘之令讀然後梓其全以付天下後

世夫先生之書一字不可輕擲不刻其全則有滄海遺珠之恨然簡帙浩繁將學者未覧先厭又不免有束書不觀之歎必先後兩梓不惜所費然後先生之教大行蓋先生之學具在此書若苟得其意則一言可畢何用二十卷苟不肯讀則終篇亦難又何必二十卷也但在我後人不得不冀其如此而讀如此而終篇又如此而得意于一言之下也泰寧之言如此其用意如之何秋九月滄洲使者持泰寧手札果來索書白下適予與弱侯咸在館弱侯遂付書又命予

書數語述泰寧初志并付之許新春二三月子可以覽新刻矣將見泰寧學問從此日新而不能已斷斷乎其必有在于是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

易因小序

李禿翁序讀易之因云余自幼治易復改治禮以禮經少決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書竟以尚書竊祿然好易歲取易讀之而讀輒不解輒亦遂止然終好也以終好故輒止輒讀不知凡幾讀而凡幾止因自恨顓愚決不能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若所云其

爲棄物無疑於是始按荒谷專一究心釋典老莊諸
書雖若因而有契於畫前之易然尚未敢明言讀易
以易道深也今余年七十又四矣偶遊都下獲借焦
弱矦先生南行先生深明易道其徒方時化者亦通
易以先生家白下即自新安徙家來就先生以居以
故每夜輒會每會輒講每講輒與坐而聽焉有新得
時化又輒令其徒汪本鈳記載之既成帙即且印行
以請正四海高明上士而令余述其因如此余因而
述曰余不意既老乃遂得以讀易遂得以終老遂得

以見三聖人之心于千百世之上也蓋至今日而老莊釋與不足言矣此非焦先生之功方時化伯兩諸君之力與其夜夜往聽者曰下馬逢暘亦焦先生門人有時往聽者新安吳明貢亦與汪本鈳同里然本鈳從余自北而南閱四歲矣而終不思歸殆少年之極篤志者最後乃得山西劉用相自沁水迢遞而來欲面聽焦先生與方伯兩易說從秋徂冬經春不去又一奇也嗚呼是余之幸也夫是余之所喜述也夫

讀易要語

文王彖辭其言約其旨深非夫子讀而傳之後之人終不可得而讀也唯夫子於易終身焉是故舉其象指其義陳其辭以至聖之心合前聖之心而後羲畫文理燦然詳明厥功大矣雖謂夫子彖傳即所以註解文王彖辭可也後之人又何以贅為夫唯不免有贅矣以故夫子之傳明而復晦贅贅无已晦晦相仍易道大喪乃後之用易者反師其所訓詁即以為真聖人之神化自入於過而欲教人寡過也不亦甚與故世之讀易者只宜取夫子彖傳詳之必得其神化

之自然乃巳不然寧不讀易不可誤述醫方以傷人也雖然夫子在當時亦巳知文王之彖至精至約至約至精非神聖莫能用矣是故於彖傳之外復爲六十四卦象傳以教後世之君子予嘗怪其與彖傳不倫每每置而不讀後思而得之乃知文王之深於憂患也故于六十四卦之辭專一發揮神聖心事不至入險而後悔而夫子復舉中乘有言之教俾鹵莽如余者得而讀之亦可以省愆而寡于怨尤分明是爲余中下之人說法實與彖傳不倫也因稍稍取而並

讀之嗚呼聖无兩心人有上下雖夫子其奈我何故嘗私論之曰易有六十四卦是易之六十四大乾坤世界也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是易之三百八十四小乾坤世界也一卦自爲一卦一爻自爲一爻一世界自爲一世界不可得而同也六十四卦之彖專一發明六十四位神聖大人事也六十四卦之象專一發明六十四位君子學人事也總之則有一百二十八人分之則神聖也君子也兩途各別不可得而混也然六十四位神聖未嘗不能爲此六十四位君子之

事而六十四位君子求一神聖之影響不可得矣故余又願後之君子要以神聖爲法法神聖者法孔子者也法文王者也則其餘亦无足法矣

關王告文

惟神忠義貫金石勇烈冠古今方其鎮荆州下襄陽也虎視中原奪老瞞之精魄孫吳猶鼠貌割據之英雄目中無魏吳久矣使其不死則其呑吳幷曹豈但使魏欲徙都已哉其不幸而不成混一之業復卯金之興者天也然公雖死而呂蒙小醜亦隨吐血亾矣

蓋公以正大之氣壓狐媚之孤雖不逆料其詐而呼風震霆猶足被權奸之黨駕霧鞭雷猶足裂讒賊之肝固宜其千秋萬祀不問海内外足跡至與不至無不仰公之爲烈蓋至于今日雖男婦老少有識無識無不拜公之像畏公之靈而知公之爲正直儼然如在宇宙之間也某等來守茲土慕公如生欲使君臣勸忠朋友效義固因對公之靈復反覆而致意焉彼不知者謂秉燭撓且爲公大節噫此特硜硜小丈夫之所易爲而以此頌公公其享之乎

李中谿告文

公從幼嗜學到老不倦人無徵而不收言無誕而不錄誕言靡信公意彌篤盖衆川合流務欲以成其大土石並砌務欲以實其堅是故大智若愚焉耳公之向道其篤也如此平生祿入盡歸梵宮交際問遺惣資貧乞六度所稱布施忍辱精進者公誠有之李贄曰公倜儻非常人也某見其人又聞其語矣世廟時駕幸承天公爲荆州倅時有司不能承宣德意以致縴夫走渴疲死無數公先期市藥材煮麥蒭令置水

次役無病者後築堤障江人感公爭出力至于今賴焉夫其所市藥費不過四五百金耳而全生活者以萬計又卒致其力築堤爲荊人世世賴公之仁心蓋若此矣公初第由翰林出爲縣令又由侍御史復出爲郡守豈慈祥愷悌雖于人無不愛然其剛毅正直之氣終不可以非法屈撓故未四十而挂冠以老丈能以其餘年肆力于問學勇猛堅固轉不退輸爲海內賢豪驅先非常人明矣予等或見而知或聞而慕今其死矣云誰之依地阻官羈生芻曷致爲位而告

恵其聽之且予等與公同道爲朋生時何須識面同氣相應來時自遍十方惟願我公照臨法會降此華山鐘鼓齊鳴儼然其間富貴榮名無謂可樂此但請客時一場筵席耳薄暮則散去矣生年滿百未足爲壽以今視昔誠然一呼吸之間也乎昔文章家謂遇人不知愚者得之徒増口業智者比之好音過耳達人大觀視之猶土苴也有子葛𦶜是俗有是言也不曰揚子雲法言自長慶梁天人至于今傳乎使待嗣而後傳則古今有子者何限也須知孔子不以孔鯉

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則公可以撫掌大笑矣勿謂道家法力勝禪家道家固不能離道而爲法也勿謂服食長生可冀公固不死矣何用長生乎勿謂灌頂陽神可出公固精神在天矣又何用勞神求出乎公但直信本心勿顧影勿疑形則道力固自在也法力固自在也神力亦自在也再致我公爲我傳語李維明維明者白下人名逢陽別號翰峰仕爲禮部郎於埶爲同曹友於流爲同年友皆同道雅相愛慕者故并設位俾得與公會云

王龍谿先生告文

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既以一往而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兮不以不知而慍也眞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信兮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者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十祀矣以故四域之内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

中天頫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非道斯
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于斯為盛憶
昔淮南兒孫布地猗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覿先生淵
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
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為自私自
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已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
苦而務為違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
非傳道也是失已也非成已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
先生唯以世人之聾瞽為念是故苟可以生進此道

不敢辭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吳越必相拯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凝睟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既没矣予小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咕嗶其語言以爲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

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訃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夭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爲知先生也夫

羅近谿先生告文

戊子冬月二十四日南城羅先生之訃至也而先生之没實九月二日也夫南城一水間耳往往至者不能十日餘而先生之訃直至八十餘日而後得聞何

其綴也豈龍湖處僻往來者寡耶而往來者非寡直知先生者寡也然吾聞先生之門如仲尼而又過之蓋不啻中分魯矣其知先生者宜若非寡將實未聞好學者以故雖及門而終不知先生之所係于天下萬世者如此其甚重也耶夫惟其視先生也不甚重則其聞先生之訃也自不容于不緩矣予是以痛恨先生之沒而益信先生之未可以歿也有告我者曰先生欲以是九月朔辭世長往故作別語以示多士多士苦不忍先生別於是先生復勉留一月與多士

談談竟矣而後往耳今先生往矣無可奈何矣於是多士始乃拭淚含哀共梓先生別語以告四方之士若曰得正而斃吾師無忝曾參矣扶杖逍遥吾師不愧夫子矣豈惟不惜死又善吾死吾師至是眞有得矣大爲其師喜故欲梓而傳之嗟乎先生之壽七十而又四矣其視仲尼有加矣夫人生七十古來所稀壽躋古希雖恒人能不惜死而謂先生惜死乎何以不惜死爲先生喜也且夫市井小兒辛勤一世羸得幾貫錢鈔至無幾也然及其將終也巳死而復甦既

瞑而復視猶恐未得所托然者使有託也則亦甘心瞑目已矣先生生平之謂何顧此歷代衣鉢竟不思欲置何地乎其所爲勉强一日者何故或者亦恐未得所托矣如使有託雖不善死亦善也使未有托也則雖善死先生不善也又何可以善死稱先生也吾謂先生正當垂絕之際欲慟不敢慟之時思欲忍死一再見焉而卒不可得者千載而下聞之猶堪斷腸望之猶堪墮淚此自是其至痛不可甘忍而謂先生忍死而不惜可乎蓋惜死莫甚于先生者吾恐更有

甚于多士之惜先生之歿也何也天既喪予予亦喪天無父則望孫無子而望絕矣其爲可悲可痛皆一也若如所云則千聖之衣鉢反不如庸夫之一貫市并小兒猶不忍于無托也而先生能忍之矣又何以爲先生也方聞訃時無念僧深有從旁贊曰宜即爲位以告先生之靈予時盖嘿不應云既而臘盡矣歲又暮矣既而改歲復爲萬曆己丑又元月又二月春又且分也深有曰某自從公游于今九年矣每一聽公談談必首及王先生也以及先生癸未之冬王公

訃至公卽爲文告之禮數加焉不待詔也憶公告某曰我于南都得見王先生者再羅先生者一及入滇復於龍里得再見羅先生焉然此丁丑以前事也自後無歲不讀二先生之書無口不談二先生之腹令某聽之親切而有味詳明而不可厭使有善書者執管侍側當疾呼手腕脫矣當不止十紙百紙雖千紙且有餘矣今一何嘿嘿也且丙戌之春某將杖錫南遊公又告某曰急宜上盱江見羅先生于時龍溪王先生年八十矣戊子之夏某復自南都來至傳道羅先生

有書欲抵南都云趣此大比之秋四方士大和會一入秣陵以爲群聚得朋計公即爲書往焦弱侯所羅先生今玆來愼勿更蹉過恐此老老矣後會難可再也既又時時物色諸盱江來者稍道羅先生病語病又稍稍張皇矣公告某曰先生既病當不果南下矣然先生實無甚病也吾覩先生骨剛氣和神完志定勝似王先生王先生尚享年八十六先生即不百歲亦當九十決不死也然某覘公似疑羅先生病欲死者而竟絕口不道羅先生死試屢問之第云先生不

死先生決不死今羅先生實死矣更嘿嘿何也嗟乎
予嘿不應不知所以應也蓋予自聞先生訃來似在
夢寐中過日耳乃知眞哀不哀眞哭無涕非虛言也
我今痛定思痛回想前事又似大可笑者夫謂予不
思先生耶而予實思先生謂予不知先生耶而予實
知先生深也謂予不能言先生耶而能言先生者實
莫如予乃竟口不言心不思筆不能下雖予亦自不
知其何說矣豈所謂天喪予予喪天無父何怙無子
而望孤者耶今予亦既老矣雖不曾親受業于先生

之門而願買田築室僧骸于先生之旁者念無時而
置也而奈何遂聞先生歿也然惟其不曾受業于先
生之門也故亦不能遍友先生之門下士而知其孰
爲先生上首弟子也意者寧無其人特恨未見之耳
言念先生束髮從師舍身爲道一上春官聾聲鎖院
而出世夙念眞結肺腸有道之思恐孤師友於是上
下四方靡足不騁㕡詢旣竭步趨遂正飲河知足空
手歸來越又十年歲當癸丑乃對明庭釋褐從政公
庭訟簡委虵樂多口舌代鈇論心無競胥徒令史渾

如其家即仕而學不以仕廢即學稱仕何必仕優在朝如此居方可知自公既然家食何如堂前擊鼓堂下唱歌少長相隨班荊共坐此則先生七十四歲以前之日恒如此也若夫大江之南長河之北招提梵刹巨浸名區攜手同遊在在成聚百粵東甌羅施鬼國南越閩越滇越騰越窮髮鳥語人跡罕至而先生墨汁淋漓周遍鄉縣矣至若牧童樵豎釣老漁翁市井少年公門將健行商坐賈織婦耕夫竊屨名儒衣冠大盜此但心至則受不問所由也况夫布衣韋帶

水宿巖栖白面書生青衿子弟黃冠白羽緇衣大士縉紳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車轍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間坐而談笑人望丰采士樂簡易解帶披襟八風時至有柳士師之寬和而不見其不恭有大雄氏之慈悲而不聞其無當同流合汙狂簡斐然良賈深藏難識易見居柔處下非鄉愿也泛愛容衆真平等也力而至巧而中是以難及大而化聖而神夫誰則知蓋先生以是自度亦以是度人七十餘年之間東西南北無虛地雪夜花朝無虛日賢愚老幼

貧病貴富無虛人别伊及門若此其專且久有不能得先生之傳者乎吾不信也先生幸自慰意焉予雖老尚能驅馳當不辭跋涉為先生訪求門下士誰是眞實造詣得者得即焚香以告以妥先生之靈曰予今而後而知先生之可以死也眞可以不惜死眞非徒自善其死者之比也而予痛恨先生之死之心可以釋矣若孔子之與魯君言也直曰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是謂無子而望絕也先生不如是也

祭無祀文 代作

竊以生而爲人不得所依則不免凍餒而疾病作是故聖帝明王知而重之仁人君子見而矜之于是設養濟之院建義社之倉以至鄰里鄉黨之相賙車馬輕裘之共敝皆聖帝明王所謂煢獨之哀仁人君子之所以周急也而後四海始免愁號之夫矣而豈徒然也哉死而爲鬼不得所依則誰爲享奠而疫癘作是故聖帝明王哀而普度仁人君子憐而設饗于是乎上元必祭中元必祭以至清明之節霜降之夕無不有祭盖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諄切更　列聖而

不敢替者又不獨古聖昔王相循已也而後天下始無幽愁之鬼矣而豈無謂也哉何也聖帝明王與仁人君子皆神人之主也不有主將何所控訴乎又何以諧神人而協上帝通幽明而承天休也生人之無依者又是何等若文王所稱四民其大槩也死人之無依者又是何等若我　太祖高皇帝所録死亡至詳悉也是故京則祭以上卿郡則祭以大夫邑則祭以百里之侯至于鄉祭里祭村祭社祭以及十家之都咸皆有祭而唯官祭則必以城隍之神主之前此

一日本官先行牒告臨期詣壇躬請祭畢乃敢送神以歸而後妥焉此豈無義而聖人爲之哉此豈謟瀆于無祀之鬼空費牲幣以享無用而 太祖高皇帝肯爲之哉今茲萬曆丁酉之清明是夕也自京國郡國以至窮鄉下里莫敢不欽依 令典相隨赴壇而祭或設位而祭矣況我沁水坪上仁人君子比屋可封生人無依尚仰衣食鬼苟乏祀能不望祭乎所恨竊守一官重違鄉井幸茲讀禮先廬念君蒿之悽愴因思親以及親爲位北郭請僧諷經自今夕始矣凡

百無主鬼神有飯一飽無痛之宗有錢分授無爭人我是所願也抑子更有說焉凡爲人必思出苦更于苦中求樂凡爲鬼必愁鬼趣更于趣中望生乃可若但得飽便足得錢便歡則志在錢飽耳何時得離此苦趣耶醉飽有時幽愁長在吾甚爲諸鬼慮之竊聞阿彌陀經等金剛經等諸佛眞言等衆僧爲爾宣言再三再四皆欲爾等度脫鬼倫即生人天或趣佛乘或皈西方者誠可聽也非但欲爾等一飽已也又聞地藏王菩薩發願欲代一切地獄衆生之苦此夕隨

緣在會有話須聽又聞面然大士統領三千大千神鬼與爾等相依日久非不欲盡數超拔爾等第亦無奈爾等自家不肯何耳今爾等日夜守著　大士瞻仰　地藏菩薩可謂最得所主矣幸時時聽其開導毋終沈迷則我此壇場其爲諸鬼成聖成賢生人生天之場大非偶也若是則不但我坪上以及四境之無祀者所當敬聽即我宗親并內外姻親諸凡有人奉祀者亦當聽信予言必求早早度脫也雖有祀與無祀不同有嗣與無嗣不同然無嗣者呼爲無祀之

鬼有嗣者亦呼爲有祀之鬼揔不出鬼域耳揔皆鬼也我願一聽此言也我若狂言無稽面然　大士必罰我　地藏王菩薩必罰我　諸佛大聖衆必罰我以諸古昔聖君賢相仁人君子必罰我兼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以及　列聖皆當罰我矣不敢不敢不虛不虛不虛謹告

篁山碑文代作

篁山菴在江西饒州德興縣界萬山中其來舊矣而人莫知山有靈氣唐元和間有張蕃孫者修真得道

于此迨勝國至元里人胡一眞又于此山修眞得道去相傳至今山叢有二眞人焉嗣後山缺住持菴院幾廢失今不修修將不免爲瓦礫之場矣一與一廢理固常然既廢復興寧獨無待此僧眞空之所爲作也眞空少修戒律行遊京師從與聖禪師說戒比還故里纔到舟次忽感異夢彷然若見觀音大士指引入篁山修行者歸而問人人莫曉也眞空遂發願願此生必見大士乃已撥草窮源尋至其地果見大士儼然在于廢院之中眞空不覺進前拜禮伏地大哭于

是復矢心誓天務畢此生之力修整舊刹復還故物若行齋心戒律愈厲居民長者感其至誠協賛募化小者輸木石大者供糧米未及數年而菴院鼎新聖像金燦朝鐘暮鼓燈火熒煌非但大士出現僧衆有皈且與山氓野叟巖畔樵夫同依佛日獲大光明向之悶然莫曉其處者今日共登道塲皆得同遊于淨土矣向非眞空嚴持有素則大士必不肯見夢以相招又非發願勤渠禮拜誠篤則居民又安肯捐身割愛以成就此大事乎固知僧律之所係者重也佛說

六波羅蜜以布施爲第一持戒爲第二眞空之所以能勸修者戒也衆居士之所以布施者爲其能持戒也眞空守其第二以獲其第一而衆居士出其第一以成其第二可知持戒固重而布施尤重而布施者比持戒爲益重所謂青于藍也衆居士可以踊躍讃歎同登極樂之鄉矣千千萬萬刦寧復是此等鄉里之常人耶持戒者寧爲第二而使世人盡居第一布施波羅蜜極樂道場所謂青出于藍也僧眞空雖居衆人後實居衆人前蓋引人以皈西方其功德益無

此也乎是以益爲眞空喜也向兩眞人巳去今持戒眞人復繼之千餘年間成三眞人然戒眞人念佛勤皈依切定生西方無疑它日如見向者兩眞人幸一招之毋使其或迷於小道則戒眞人之功德益溥矣玆因其不遠數千里乞言京師欲將勒石以記乎以此得與西方之緣戒眞人見今度乎也乎其可以不記乎若其中隨力散財之多寡隨分出力之廣狹與工于某年月訖工于某時日殿宇之宏敞僧房之幽邃以至齋堂厨舍井竈之散處其中最肯協贊之僧

衆最肯竭力之檀越各細書名實于碑之陰矣

李生十交

或問李生曰子好友今兩年所矣而不見子之交一人何曰此非若所知也予交最廣蓋舉一世之人毋有如予之廣交者矣予交有十十交則盡天下之交矣何謂十其最切爲酒食之交其次爲市井之交如和氏交易平心閔氏油價不二汝交之我亦交之汝今久矣日用而不知也其三爲遨遊之交其次爲坐談之交遨遊者遠則資舟近則譚笑詭而不爲虐億

而多奇中雖未必其人何如亦可以樂而忘返去而見思矣技能可人則有若琴師射士棋局畫工其人焉術數相將則有若天文地理星曆占卜其人焉其中達士高人未可即得但其技精則其神王決非拘牽齷齪卑卑瑣瑣之徒所能到也聊以與之遊不令人心神俱爽賢於按籍索古談道德說仁義乎以至文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膽之交生死之交所交不一人而足也何可謂予無交又何可遽以一人索予之交也哉夫所交真其可以託生死者乎行遊天下二十

多年未之見也若夫剖心析肝相信意者其唯古亭周子禮乎肉骨相親期於無斁予於交友李維明盍庶幾焉詩有李書有文是矣然亦何必至是苟能遊心于翰墨蜚聲於文苑能自馳騁不落蹊徑亦可玩適以共老也唯是酒食之交有則往無則止不往然亦必愛賢好客貧而整富而潔者乃可往耳愛客爲上好賢次之整而潔又次之然是酒食也最日用之第一義也予唯酒食是需飲食宴樂是困則其人亦以飲食爲媒而他可勿論之矣故愛客可也好賢可

也整而潔亦可也無所不可故無不友而況傾蓋交歡飲水可肥無所用媒者哉已矣故今直道飲食之事以識予交遊之最切者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予願交汝幸勿棄也

自贊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癡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而不悅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絕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

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鄉人皆惡之矣昔子貢問夫子曰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

贊劉諧

有一道學高屐大履長袖闊帶綱常之冠人倫之衣拾紙墨之一二竊唇吻之三四自謂真仲尼之徒焉時遇劉諧劉諧者聰明士見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

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其人嘿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聞而善曰斯言也簡而當約而有餘可以破疑網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蓋雖出于一時調笑之語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李溫陵集卷之十一